



Virginia Woolf.

吴尔夫文集



雅各的房间

闹鬼的屋子及其他

[英] 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蒲隆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尔夫文集

雅各的房间

闹鬼的屋子及其他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著

蒲隆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各的房间;闹鬼的屋子及其他/(英)吴尔夫(Woolf, V.)著;蒲隆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吴尔夫文集)

ISBN 7-02-004030-6

I. ①雅…②鬼… II. ①吴…②蒲… III. ①长
篇小说-英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2508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杨文玉 责任印制:李 博

雅各的房间;闹鬼的屋子及其他

Ya Ge De Fang Jian·Nao Gui De Wu Zi Ji Qi Ta

[英]吴尔夫 著

蒲 隆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030-6/C·49

定价 16.00 元

前 言

《雅各的房间》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同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问世，这是欧洲文学史上的两件大事。此前，弗吉尼亚·吴尔夫发表了《远航》和《夜与日》两部在风格上较接近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雅各的房间》通常被认为是她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她尝试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一个开端，也是她后来著名的意识流小说《达洛维太太》、《到灯塔去》和《海浪》的前奏。

翻开《雅各的房间》的书页，读者会期待什么？一个以雅各为中心的情节完整的故事，一段悲剧或喜剧；雅各的房间应该是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地，一个值得描写并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的地方；雅各则应该是一个拜伦式的男主人公，一个有着无数浪漫奇遇的漫游者。然而，弗吉尼亚·吴尔夫却是在故意逃避读者的这种期待视野，她像变魔术一样，把雅各的房间当成一个吸引观众视线的道具。当读者专注于此时，看到的只是：一张圆桌，两把矮椅，壁炉上的广口瓶，几支黄色的鸢尾花，几张照片和名片、烟斗、稿纸等毫无特色、平淡琐碎的东西。她对房间的描写只是寥寥数笔，但是却让读者隔着紧闭的房门听到雅各和弗洛琳达做爱时的“轻微吱呀声”和那种“突然的骚动”，并由这种声音和桌上佛兰德斯夫人的信联想到这位守寡的母亲会对儿子的放纵行为如何痛心疾首。可以说雅各的房间是一个巧妙的设置，它既空无一物，又无所不包。这种手法尽管不同于传统小说

的直接描绘，精雕细琢，但所传达的信息和内涵却丰富得多。

小说中对于雅各这位男主人公的描写也很少。他的形象似乎有些单薄：幼年失去父亲，充满各种无法言传的奇妙体验；少年时代离别母亲，只身去剑桥读书；青年时代，不断追求知识和爱情，生活中充满浪漫传奇。如果吴尔夫按照传统手法去写，那么读者可能又会看到一篇类似《大卫·科波菲尔》的故事。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作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去涂满雅各生活的各个阶段，也没有给人一个关于雅各形象和其生活环境的典型描写。小说中的雅各自始至终是沉默而神秘的，我们只是从他的朋友迪克·格雷夫斯嘴里得知：雅各是他认识的最了不起的人，他魅力非凡，对男性和女性同样有吸引力。他像幽灵一样在活动，但我们看不清他的面孔，他的肉体，最后这位神秘的青年又像烟一样随风而去。

雅各是谁？有的读者和评论家根据作家的传记和身世推断：雅各是吴尔夫英年早逝的哥哥，剑桥学生索比。可这似乎有点按图索骥之嫌，比起吴尔夫的真正用意要狭隘得多。雅各身上可能有索比的影子，但他的面目是模糊难辨的，也是流动的，不确定的。他只是一个男性的代表，或者说是一个人的代表。如果说雅各和他的房间一起只是作者所设置的舞台道具，是一根作者故意设下的牵引读者视线的红线，而不是传统概念上的小说主人公，您是否会感到惊讶？

耐心读下去，读者就会觉得《雅各的房间》似乎是一个圈套。吴尔夫以“雅各的房间”为小说的名字，却只是呈现给读者一个几乎是空荡荡的房间，真正的故事场景在房间之外。本书的写作手法是吴尔夫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有意颠覆。吴尔夫在书中几乎摒弃了所有的物质细节，而努力去捕捉人物的瞬间体验和感受。她想通过这部小说告诉读者：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但她

并不告诉读者应该怎样读她的作品,在她的多部小说中反复咏叹的一句话是:人们必须根据种种暗示,不可仅仅听其言,也不能完全观其行。如此说来我们在此只是领略了她的众多暗示中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暗示则存在于一种深邃含蓄的女性意识层面。在雅各的成长过程中,贯穿着形形色色、不同年龄层次的女性生活画面。首先是他的寡母贝蒂·佛兰德斯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接着在剑桥教授家里见到他的太太和女儿——克拉拉·达兰特对雅各的暗恋和被压抑的情欲;雅各与弗洛琳达的交往;人体模特范妮的绝望;桑德拉·温特沃思·威廉斯超凡脱俗的魅力和在雅各身上激起的爱情。最终,这根以雅各为轴心的线又回到了母亲佛兰德斯夫人那里,打结做束。

吴尔夫写作《雅各的房间》的视角从来没有深入到雅各的房间内,而是远远地观望或者是猜测,女作家这样写有着比较细腻的含义:在她看来由于性别、所受教育、社会伦理观念的影响,男女之间非常可悲地隔着一层不可逾越的墙,两性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当时的英国,女子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比起男子来非常狭窄,在吴尔夫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牛津和剑桥等高等学府的名字,而这些学校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吴尔夫在本书中对现代女性欲望和爱情做了内视角的深入探讨。在爱德华时代的小说中,爱情是充满浪漫色彩的传奇故事,是恒久不变和归于婚姻的,那些游离家庭中心的爱情一般都以灾难结束。而现代小说恰好相反,它们对欲望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认为欲望是一种不可知的努力,欲望的客体常常落在主体所能达到的界限之外。在高度现代主义的小说中,所有人物都在某种程度上无家可归,到处飘荡或精神搁浅。

对于现代主义女性主体来说,含义则更加复杂。由于女性的主观性的一面,或许会把女性自我认定为欲望的客体。如果在一部现代主义的小说中,男性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飘荡的,或许相对来说女性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模特,即一个正在描绘欲望的画家的模特。在《雅各的房间》中,与其说雅各是书中的主角,倒不如说雅各是一条线索,吴尔夫在继续她对雅各身份的探寻时,细腻地逐渐向我们揭示妇女们的内心世界,在雅各从童年到成年,在从一个女性到另一个女性一连串的现代都市冒险历程中,在他逐渐从少女转移到少妇寻找乐趣和知识的过程中,文本的叙事在逐渐揭示女性欲望的本质。从母亲贝蒂·佛兰德斯→克拉拉·达兰特→弗洛琳达→范妮→桑德拉,她们都是作为欲望的客体被渴望,或被遗忘。在书中吴尔夫既写女性作为男性欲望客体的被动地位,也揭示了女性作为欲望主体的被压抑甚至是自我毁灭的地位。守寡的佛兰德斯夫人被人追逐却拒绝了求婚者;青春的克拉拉在默默等待中压抑自己的欲望;范妮在雅各向她告别时知道他会忘掉她的;弗洛琳达毫无约束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同样走向毁灭。读者可以发现,作家尽管在探寻,但她没有也无法给出我们明确的答案。

对于《雅各的房间》的解读需要借助于对吴尔夫其他八部小说作品、传记、日记和她的评论文章的阅读和了解。吴尔夫的作品中充满了暗示和深刻的用意,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表达。她的语言风格、文体特点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读者领略了其中的暗示,所有的困惑都会迎刃而解的。雅各房间的设置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理论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一种反讽;雅各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则是用来贯穿和反衬众多女性人物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的。而且,故事的结尾也颇耐人寻味。

《雅各的房间》发表之初,招来的批评和喝彩几乎是一样多。

布卢姆斯伯里圈子里的文化精英们,例如,罗杰·弗赖伊、利顿·斯特雷奇、克莱夫·贝尔等现代文化艺术的倡导者,认为它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和实验;而与吴尔夫同时代的英国作家阿诺德·本涅特曾经在他的两篇批评文章《小说衰退了吗?》和《对新流派的又一个批评》中认为,《雅各的房间》中没有传统小说的诸要素,例如,故事中没有悲剧、喜剧,没有高潮和结局;不能博得读者的同情和憎恨,使人无动于衷;没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既没有提出问题,也没有解决问题,令人感到困惑。现在,读者朋友何不以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领略这位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颇具神秘色彩的女作家的小说,从而作出自己的评判?

姚翠丽

二〇〇二年九月

“得了，”贝蒂·佛兰德斯写道，把鞋跟往沙里踩得更深了一些，“看来只有走了。”

淡蓝的墨水从金笔尖缓缓地涌出来，把那个句号淹没了；因为她的笔就在那里扎着；她眼神凝注，慢慢地泪水盈眶了。整个海湾在颤抖；灯塔在摇晃；恍惚中，她似乎看见康纳先生小游艇的桅杆如同阳光下的蜡烛一样变弯了。她赶快眨了眨眼睛。凡是事故都令人害怕。她又眨了一下眼。桅杆直直的；波涛均匀的；灯塔端端的；只有那墨渍已经洇开了。

“……只有走了，”她念道。

“算了，如果雅各不想玩就算了，”（她大儿子阿彻的影子落在了信纸上，落在沙滩上，显得蓝幽幽的；她觉得冷森森的——已经是九月三日了）“要是雅各不想玩”——多讨厌的一团墨渍！天一定不早了。

“那臭小子到底在哪儿呀？”她说。“我就是见不着他。快点跑去把他找来。叫他马上来。”“……不过庆幸的是，”她信手乱写一气，再没有管那个句号，“一切安排似乎还差强人意，尽管我们挤得像一个桶里的鲱鱼，不得不把婴儿床竖起来，这么做房东太太自然不会允许的……”

这便是贝蒂·佛兰德斯写给巴富特上尉的信——厚厚的一叠，洒满了伤心泪。斯卡伯勒离康沃尔有七百英里；巴富特上尉在斯卡伯勒；西布鲁克已经死了。泪水迷蒙了双眼，花园里的大

丽花翻着红浪；玻璃暖房光芒耀眼，厨房装点着许多明亮的小刀；教堂里奏起了圣歌的旋律，佛兰德斯太太弯下腰，俯在幼小的儿子们的头上；泪水涟涟，教区长的妻子贾维斯夫人见状不禁思量：婚姻就是一座堡垒，寡妇们则在野地里孤独彷徨，时而捡起几粒石子，时而捡起几根金黄的稻草，孑然一身，无依无靠，真可怜！佛兰德斯太太守寡可有两年了。

“雅——各！雅——各！”阿彻大声喊。

佛兰德斯太太在信封上写上“斯卡伯勒”，又在字下使劲划了一道粗线；那是她的故乡；宇宙的中心。可邮票呢？她在包里搜了一通；又把包口朝下摇了摇；随后在衣兜里摸。这一连串动作来得急切，连头戴巴拿马帽的查尔斯·斯蒂尔也停了手中的画笔。

如同一只易怒的昆虫的触角，他手中的画笔毫不含糊地抖着。那女人坐不住了——看样子要站起来——管她呢！他在画布上急匆匆点了一笔，深紫色的一块。整幅风景正需要这么一笔。要不色调太苍白了——层层灰色溶成了浅紫，一颗星儿或一只白鸥就这样挂着——苍白如旧。批评家们将会如是说。他只是个无名之辈，办画展无人问津，由于表链上有个十字架，倒是深得房东孩子们的欢心，只要房东太太们喜欢他的画，他就非常知足了——她们常常是喜欢的。

“雅——各！雅——各！”阿彻大声喊。

虽然对孩子着实喜欢，这聒噪声仍惹恼了斯蒂尔，他烦躁不安地在调色板上点了些小黑圈。

“我看到你弟弟了——我看到你弟弟了，”斯蒂尔点着头说，这时阿彻慢吞吞走过他身旁，拖着铁锹，瞪着戴眼镜的老绅士。

“在那儿——岩石旁边呢，”斯蒂尔嘴里咬着画笔，说话含糊，手里挤出一堆赭黄颜料，可眼睛始终盯着贝蒂·佛兰德斯的背影。

“雅——各！雅——各！”阿彻大喊。呆了秒把钟，他又慢吞吞地往前走。

这声音别具伤感。既无实体，亦无激情，孤零零地飘进这个世界，无人应答，撞击在岩石上——这样响着。

斯蒂尔皱了皱眉；但对黑色的效果颇为满意，“——正是这一点把其余部分协调起来了，嗯，五十岁学画还可以！有提香^①……”如此念叨着，找到了合适的色调，一抬头，却惊恐地发现一片乌云笼罩了海湾。

佛兰德斯太太站起来，把衣服两边的沙子拍掉，拿起她的黑阳伞。

一块块岩石犹如远古时期的什么东西，涌现在沙滩上，极其坚硬，呈棕褐色，或者不如说是黑色，这是其中的一块。岩面粗糙，因为上面布满了起棱的帽贝壳，疏疏落落地散布着一缕缕干海草，一个小孩必须叉开双腿，心里有股豪情，才能爬到顶峰。

但就在岩石顶上有一个积满水的坑，底下是沙子；边上粘着一团水母和一些贝类。一条鱼倏忽窜过，黄褐色海草在边上构成了一条飘带，带出了一只乳白壳的螃蟹——

“哇！好大一只螃蟹，”雅各嘟哝道——两条细腿开始在沙上行走。抓住了！雅各把手伸入水中。螃蟹凉丝丝的，轻飘飘

^① 提香(1490? —1576)，意大利画家。

的。可沙子把水搅得稠糊糊的，于是他爬了下来，木桶提在身前，雅各差点跳起来，因为他看见一对硕大的男女直挺挺地并排躺着，脸通红通红的。

一双硕大的男女（天快黑了）并排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头枕手帕，距海只有几英尺之遥，两三只海鸥优雅地掠过涌来的海浪，落在他们的靴边。

花手帕上的两张大红脸向上瞪着雅各。雅各也向下瞪着他们。雅各小心翼翼地抱着桶，然后故意跳了起来，起先漫不经心地小跑，海浪涌上来，他匆忙闪开，步子加快了，海鸥在眼前惊起，又在不远的地方飘落下来。一个粗壮的黑女人坐在沙滩上。雅各朝她奔去。

“阿姨！阿姨！”他气喘咻咻，抽抽噎噎地喊着。

海浪打着她。她原来是一块岩石。她周身是海草，一受冲击，海草便呼呼作响。雅各茫然。

他伫立在那儿，脸色逐渐平静。他差点狂叫起来，原来崖下黑簇簇的树枝和禾秆丛中有一块完整的头骨——大概是牛的头骨吧，反正是一块头骨，也许还会有牙齿哩！他仍在抽泣，但已经心不在焉了，他跑得老远老远，把头骨捡起来抱在怀中。

“他在那儿！”佛兰德斯太太喊着，绕过岩石，很快跑过了沙滩。“看他拿的是什么？雅各，放下！马上扔掉！我就知道不是好东西。干吗不跟我们一起？淘气鬼！快把东西放下。两个都给我过来，”她忽地一转身，一手抓住阿彻，一手摸着找雅各的胳膊。他往下一蹲闪过去，顺手捡起了那块散落下的羊颚骨。

挎着包，抓着伞，牵着阿彻的手，还讲着可怜的柯诺先生被火药炸瞎一只眼睛的故事，佛兰德斯太太急匆匆地走上那条陡坡路，可心灵深处的一丝隐忧总难释怀。

在离那对情侣不远的沙滩上，扔着老绵羊没了下颚骨的头骨。干净、洁白，风吹，沙磨，康沃尔海岸再没有比这更洁净的骨头了。海滨刺芹会从眼窝里长出来；它会化为粉末，或者有朝一日某个打高尔夫的人把球击过来，会撒上一点尘土——不，公寓里要不得，佛兰德斯太太想。带着小孩子们大老远来这儿，真不容易，连个帮忙打开婴儿床的男人都没有。而雅各又那么难管；已经犟得不行了。

“扔掉，宝贝！听话，”走上大路时，她说；但雅各身子一扭溜开了；起风了，她松开帽夹看着大海，又重新夹上。风更大了。海浪表现出暴风雨前惯有的那种不安，犹如一个不安分的生灵，浑身不自在，期盼着一顿鞭打。渔船向水边靠去。一抹淡黄色的光划破紫色的海面；又合上了。灯塔亮了。“跟上，”贝蒂·佛兰德斯说。阳光照耀着他们的脸，也给那片大黑草莓镀了一层金，黑草莓从树篱里伸出来，颤悠悠的，他们走过时，阿彻试图折上一枝。

“别磨蹭，小子们。你们再没有鬼把戏可变了，”贝蒂说着，把他们拉了一把，怀着惴惴不安的情绪望着，花园的暖房里突然灯火闪烁，在这闪亮的夕照下、在这撼人心魂、躁动不安、生机勃勃的色彩里，红黄交错，变幻不定，大地显得妖冶无比，面对此情此景，贝蒂·佛兰德斯心潮澎湃，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责任与危险。她抓紧阿彻的手，步子沉重地爬上山坡。

“我让你们记住什么？”她问。

“我不晓得，”阿彻说。

“现在我也不晓得，”贝蒂说，幽默而简短。满脑子的事务，常识，迷信，随意的做法，时而惊人的大胆、时而幽默诙谐、时而多愁善感纷然杂陈，谁能否定怀有这种万念俱无的心境呢——

谁又能否认在这些方面女人个个都比男人更胜一筹呢？

好吧，先说贝蒂·佛兰德斯。

她把手扶在花园门上。

“那块肉！”她惊叫着把门闩使劲抽下去。

她全忘了那块肉。

此时，丽贝卡站在窗前。

晚上十点钟，一盏大油灯点在桌子中央时，皮尔斯太太前屋的空旷就显露无遗了。耀眼的光落在花园上；径直划过草坪；照亮了一只孩子用的木桶和一株紫菀，一直射到树篱上。佛兰德斯太太把针线活搁在桌上。有几大轴白棉线，钢架眼镜，针线盒，一团缠在一张旧明信片上的棕色羊毛线。还有一些宽叶香蒲和几本《滨河》杂志；以及被孩子们的靴子踩得沾满沙子的亚麻油地毯。一只大蚊子在角落间飞来飞去，结果撞上了灯罩。风吹着雨扫过窗户，灯光一照银光闪烁。一片叶子不停地敲打着玻璃。远方大海上雨急风骤。

阿彻睡不着。

佛兰德斯太太俯在他身上。“想想仙女，”贝蒂·佛兰德斯说，“想想那些可爱的鸟儿呆在自己的巢里。闭上眼，瞧鸟妈妈嘴里叼着虫子。转过身，闭上眼睛。”她喃喃低语，“闭上眼睛。”

公寓里似乎全是哗哗的流水声；蓄水池外溢了；水冒着泡儿，发着声儿，沿着管子流，顺着窗子淌。

“哪里的水在流？”阿彻嘟囔着。

“不过是放洗澡水罢了，”佛兰德斯太太回答。

门外“啪”的一声。

“那条船不会沉吧？”阿彻睁开了眼睛说。

“当然不会，”佛兰德斯太太说，“船长早就上床睡了。闭上眼睛，想着仙女们在花下睡得正香。”

“我想，风这么大，他肯定也睡不着，”她对丽贝卡轻声说。丽贝卡就在隔壁的小房间里，弯着腰坐在酒精灯前，屋外的风横冲直撞，酒精灯小小的火焰却宁静地燃着，一本书立在幼儿床边遮住光线。

“他奶吃得好吗？”佛兰德斯太太小声问，丽贝卡点了点头，走到小床边，把被子往下拉拉，佛兰德斯太太俯过身，焦急地看着熟睡了还眉头紧皱的孩子。窗户晃动起来，丽贝卡蹑手蹑脚地过去把它插紧。两个女人俯在酒精灯上面低语，商议着哄孩子、好好吃奶这种永恒的伎俩，此时，风更狂野，把窗户廉价的插销猛地一拧。

两个人都扭过头看了看幼儿床，嘬了嘬嘴。佛兰德斯太太走到床边。

“睡着了吗？”丽贝卡看着床，悄声问道。

佛兰德斯太太点了点头。

“晚安！丽贝卡，”佛兰德斯太太小声说，丽贝卡管她叫“夫人”，尽管她俩都是想着法子哄孩子、好好吃奶这种永恒伎俩的阴谋家。

佛兰德斯太太一直亮着前屋的灯。那儿放着她的眼镜，针线活，和一封盖有斯卡伯勒邮戳的信。她也没有拉上窗帘。

灯光射过草地，落在孩子的金箍小绿桶上，落在旁边猛烈颤抖的紫菀上。风从海岸上飞奔而过，朝着山坡猛扑过去，突袭一阵，又翻卷起来。风漫卷过洼地上的小镇，多么凶猛！所有的灯光：港湾中的，卧室窗户里高悬着的，都似乎在它的狂怒中闪烁

颤抖！风推起滚滚黑浪，又扫过大西洋，把轮船上空的星星也刮得左摇右晃。

前客厅里“喀嚓”一声。皮尔斯先生把灯熄了。花园不见了。只是黑沉沉的一片，每一寸土地被雨浇透。每一片草叶被雨打弯。雨也会让人们眼睛合上的。躺在床上，人们只能看到一片狼藉，——翻卷的云，以及黑暗中黄色的、硫磺色的朦胧景象。

睡在前面卧室的孩子已经踢掉毛毯，只盖着被单。天热；粘糊糊、气濛濛的。阿彻四仰八叉躺着，一只胳膊搭在枕头上。他的脸通红。当厚窗帘吹开一点时，他翻了一个身，半睁开眼。事实上风把屉柜上的布吹开了，漏进一点光，因而屉柜锐利的棱角边依稀可见，垂直而上，直到一块白色的鼓起来，一道银光出现在穿衣镜里。

靠门的另一张床上，雅各睡着了，睡得又沉又死。长着大黄牙的羊颞骨就在他脚旁，他早把它踢过去，顶在铁床围栏上。

凌晨，风小了，室外的雨却倾倒得更爽快更凶猛。紫菀打倒在地上。孩子的小桶装了半桶雨水。乳白壳的螃蟹慢慢地绕着桶底，试图用它的细腿爬上陡直的桶帮，不能得逞，再试；如此一遍又一遍，屡试屡败，屡败屡试。

“佛兰德斯太太”——“可怜的贝蒂·佛兰德斯”——“亲爱的贝蒂”——“她依然楚楚动人”——“真奇怪，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个！”“确实有个巴富特上尉——周三必来，雷打不动，但从来不带妻子。”

“那就怪埃伦·巴富特了，”斯卡伯勒的妇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她从来不出门到别人家串门。”

“男人总想要个儿子——这我们清楚。”

“有些肿瘤非切除不可；但我妈长的那种你得年复一年地忍受下去，你卧床时休想有人给你端一杯茶。”

（巴富特太太是个病人。）

伊丽莎白^①·佛兰德斯是个中年寡妇。人们难免这样对她说三道四，随后还会把她当成话柄。她才四十出头。这些年伤心事一件接一件；丈夫西布鲁克撒手人寰；撇下三个儿子要她照看；家境贫寒；斯卡伯勒郊外有一座房子；她可怜的哥哥莫蒂也垮了，说不定还死了——因为他人在哪里呢？干什么营生？她手搭凉篷，沿路眺望，看巴富特上尉来了没有——对，他来了，像往常一样守时；上尉的关照——使贝蒂·佛兰德斯成熟了，使她体态丰满，使她面带喜色，使她莫名其妙地泪水盈眶，这样的情

① 伊丽莎白是正式名字，贝蒂是其昵称。